

1

上海那时候睡得早 尤其是城里 还没有装电灯。夏夜八点钟左右 黄昏刚沉淀下来 天上反而亮了 碧蓝的天 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淀物 人声嗡嗡也跟着低了下去。

小店都上了排门 石子路上只有他一个人踉踉跄跄走着 逍遥自在 从街这边穿到那边 哼着京戏 时而夹着个“哩格隆地咚”代表胡琴。天热 把辫子盘在头顶上 短衫一路敞开到底 裸露着胸脯，带着把芭蕉扇，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扇着背脊。走过一家店家 板门上留着个方洞没关上 天气太热 需要通风 洞里只看见一把芭蕉扇在黄色的灯光中摇来摇去。看着头晕 紧靠着墙走 在黑暗中忽然有一条长而凉的东西在他背上游下去，他直跳起来。第二次跳得更高，想把它抖掉，又扭过去拿扇子掸。他终于明白过来 是辫子滑落下来。

“操那！”

用芭蕉扇大声拍打着屁股，踱着方步唱了起来，掩饰他的窘态。

“孤王酒醉桃花宫 韩素梅生来好貌容。”

一句话提醒了自己 他转过身来四面看了看 往回走过几家门面 拣中一家 砰砰砰拍门。

“大姑娘 大姑娘！”

“谁？”楼上有个男人发声喊。

“大姑娘 买麻油 大姑娘！”

叫了好几声 没人应。

“关门了 明天来。”这次是个女孩子 不耐烦地。

他退后几步往上看，楼窗口没有人 劣质玻璃四角黄浊，映着灯光，一排窗户似乎凸出来做半球形 使那暗旧的木屋显得玲珑剔透 像玩具一样。

“大姑娘 老主顾了 大姑娘！”

砰砰砰尽着打门。楼上半天没有声音，但是从门缝里可以看见里面渐渐亮起来 有人拿着灯走进店堂 门洞上的木板啦塔一声推了上去，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夹着汗酸气，她露了露脸又缩回去，灯光从下颏底下往上照着，更托出两片薄薄的红嘴唇的式样。离得这样近 又是在黑暗中突然现了一现 没有真实感 但是那张脸他太熟悉了，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前刘海剪成人字式，黑压压连着鬓角披下来 眼梢往上扫 油灯照着 像个金面具 眉心竖着个梭形的紫红痕。她大概也知道这一点红多么俏皮，一夏天都很少看见她没有揪痧。

“这么晚还买什么油 快点 瓶拿来。”她伸出手来 被他一把抓住了。

“拉拉手。大姑娘 拉拉手。”

“死人！”她尖声叫起来。“杀千刀！”

他吃吃笑着 满足地喃喃地自言自语，“麻油西施。”

她一只手扭来扭去，乌藤镶银手镯在门洞口上磕着。他想把镯子里掖着的一条手帕扯下来 镯子太紧 抽不出来 被她往后一掣 把他的手也带了进去 还握着她的手不放。

“可怜可怜我吧 大姑娘 我想死你了 大姑娘。”

“死人你放不放手？”她蹬着脚把油灯凑到他手上。锡碟子上结了层煤烟的黑壳子，架在白木灯台上，他手一缩，差点被他打翻了。

“哎哟，哎哟，大姑娘你怎么心这么狠？”

“闹什么呀？”她哥哥在楼上喊。

“这死人拉牢我的手。死人你当我什么人？死人你睁开眼睛看看烂浮尸，路倒尸。”

她嫂子从窗户里伸出头来：“是谁？——走了。”

“是我拿灯烫了他一下，才跑了。”

“是谁？”

“还有谁，那死人木匠。今天倒霉，碰见鬼了。猪猡，瘪三，自己不撒泡尿照照。”

“好了，好了，”她哥哥说，“算了，大家邻居。”

“大家邻居，好意思的？半夜三更找上门来。下趟有脸再来，看我不拿门门打他。今天便宜他了，瘪三，死人眼睛不生。”

她骂得高兴，从他的娘操到祖宗八代，几条街上都听得见。她哥哥终于说：“好了好了，还要哇啦哇啦，还怕人家不晓得，又不是什么有脸的事。”

“你要脸？”她马上掉过来向楼上叫喊。“你要脸，你们背后鬼头鬼脑的事当人不知道？怎么怪人家看不起我。”

“还要哇啦哇啦。怎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不怕难为情？”炳发已经把声音低了下来，跟娣反而把喉咙提高了一个调门，一提起他们这回吵闹的事，马上气往上涌。

“你怕难为情？你晓得怕难为情？还说我哇啦哇啦，不是我闹，你连自己妹妹都要卖。爷娘的脸都给你丢尽了，还说我不要

脸。我都冤枉死了在这里——我要是知道 会给他们相了去？”

炳发突然一欠身像要站起来，赤裸的背脊吮吸着藤椅子，吧！一声响。但是他正在洗脚，两只长腿站在一只三只脚的红漆小木盆里。

“好了 好了，他老婆低声劝他。“让她去 女孩子反正是人家的人 早点嫁掉她就是了。女大不中留 留来留去反成仇。等会给人家说得不好听 留着做活招牌。”

炳发用一条丝丝缕缕的破毛巾擦脚，不作声。

“告诉你 我倒真有点担心 总有一天闹出花头来。”

他怔了一怔。“怎么 你看见什么没有？”

“喏 就像今天晚上。惹得这些人一天到晚转来转去。我是没工夫看着她 拖着这些个孩子 要不然自己上柜台 大家省心。”

“其实 去年攀给王家也还不错 八仙桥开了个分店。他歪了歪下颏 向八仙桥那边指了指。

“也是你不好 应当是你哥哥做主的事 怎么能由她 嫌人家这样那样。讲起来没有爷娘 耽误了她 人家怪你做哥哥的。下次你主意捏得牢点。”

他又不作声了。也是因为办嫁妆这笔花费，情愿一年年耽搁下来。她又不是不知道。朱漆脚盆有只鹅颈长柄，两面浮雕着鹅头的侧影 高竖在他跟前，一只双圈鹅眼定定地瞅着他 正与她不约而同。她瞅了半天 终于拎起脚盆 下楼去泼水 正遇见银娣上来。在狭窄的楼梯上 姑嫂狭路相逢 只当不看见。

银娣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热得像蒸笼一样。木屋吸收了一天的热气 这时候直喷出来。她把汗湿的前刘海往后一掠 解开元宝领 领口的黑缎阔滚条洗得快破了 边上毛茸茸的。蓝夏布衫长

齐膝盖 箍紧了沾贴在身上 窄袖小裤脚管 现在时兴这样。她有点头痛 在枕头底下摸出一只大钱 在一碗水里浸了浸 坐下来对镜子刮痧 拇指正好嵌在钱眼里 伏手。熟练地一长划到底，一连几划，颈项上渐渐出现三道紫红色斑斑点点的阔条纹，才舒服了些。颈项背后也应当刮，不过自己没法子动手，又不愿意找她嫂子。

上回那件事，都是她嫂嫂捣的鬼。是她嫂嫂认识的一个吴家婶婶来做媒 说给一个做官人家做姨太太。说得好听 明知他们柴家的女儿不肯给人做小，不过这家的少爷是个瞎子，没法子配亲，所以娶这姨太太就跟太太一样。银娣又哭又闹 哭她的爹娘 闹着要寻死 这才不提了。这吴家婶婶是女佣出身 常到老东家与他们那些亲戚人家走动 卖翠花 卖镶边 带着做媒 接生 向女佣们推销花会。她跟炳发老婆是邀会认识的。有一次，替柴家兜来一票生意 有个太太替生病的孩子许愿 许下一个月二十斤灯油 炳发至今还每个月挑担油送到庙里去。

这次 她来找炳发老婆 隔了没有几天 又带了两个女人来 银娣当时就觉得奇怪 她们走过柜台 老盯着她看。炳发老婆留她们在店堂后面喝茶 听着仿佛是北方口音 也没多坐。临走 炳发老婆定要给她们雇人力车 叫银娣“拿几只角子给我。”她只好从钱台里拿了 走出柜台交给她。两个客人站在街边推让，一个抓住银娣的手不让她给钱，乘机看了看手指手心。

“姑娘小心 不要踏在泥潭子里。”吴家婶婶弯下腰去替她拎起裤脚来 露出一只三寸金莲。

她早就疑心了。照炳发老婆说，这两个是那许愿的太太的女佣 刚巧顺路一同来的。月底吴家婶婶又来过 炳发老婆随即第一

次向她提起姚家那瞎子少爷。她猜那两个女人一定是姚家的佣人，派来相看的。买姨太太向来要看手看脚，手上有没有皮肤病，脚样与大小。她气得跟哥哥嫂嫂大吵了一场，给别人听见了还当她知道 情愿给他们相看 说不成 又还当是人家看不中。

她哥哥嫂子大概倒是从来没想到在她身上赚笔钱，一直当她是赔钱货 做二房至少不用办嫁妆。至今 他们似乎也没有拿她当一条财路，而是她拦着不让他们发笔现成的小财。她在家里越来越难做人了。

附近这些男人背后讲她 拿她派给这个那个 彼此开玩笑 当她的面倒又没有话说。有两个胆子大的伏在柜台上微笑，两只眼睛涎澄澄的。她装满一瓶油 在柜台上一秤 放下来。

“一角洋钱。”

“啧啧 为什么这么凶？”

她向空中望着 金色的脸漠然 眉心一点红 像个神像。她突然吐出两个字“死人！”一扭头吃吃笑起来。

他心痒难搔地走了。

只限于此 徒然叫人议论 所以虽然是出名的麻油西施 媒人并没有踏穿她家的门槛。十八岁还没定亲，现在连自己家里人都串通了害她。漂亮有什么用处，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更加危险 又是没有市价的东西 没法子变钱。

青色的小蚊虫一阵阵扑着灯 沙沙地落在桌上 也许吹了灯凉快点。她坐在黑暗里扇扇子。男人都是一样的。有一个仿佛稍微两样点 对过药店的小刘 高高的个子 长得漂亮 倒像女孩子一样 一声不响 穿着件藏青长衫 白布袜子上一点灰尘都没有 也不知道他怎么收拾得这样干净 住在店里 也没人照应。她常常看见他

朝这边看。其实 他要不是胆子小 很可以借故到柴家来两趟 因为他和她外婆家是一个村子的人，就在上海附近乡下。她外公外婆都还在 每次来 常常弯到药店去 给他带个信 他难得有机会回家。

过年 她和哥哥嫂子带孩子们到外婆家拜年 本来应当年初一去 的 至迟初二三 可是外婆家穷 常靠炳发帮助 所以他们直到初五才去 在村子里玩了一天。她外婆提起小刘回来过年 已经回店里去了。银娣并没有指望着在乡下遇见他，但是仍旧觉得失望。她气她哥哥嫂子到初五才去拜年 太势利 看不起人 她母亲在世不会这样。想着马上眼泪汪汪起来。

她一直喜欢药店，一进门青石板铺地 各种药草干涩的香气在宽大黑暗的店堂里冰着。这种店上品。前些时 她嫂子坐月子 她去给她配药 小刘迎上来点头招呼 接了方子 始终眼睛也没抬 微笑着也没说什么 背过身去开抽屉。一排排的乌木小抽屉 嵌着一色平的云头式白铜栓 看他高高下下一只只找着认着 像在一个奇妙的房子里住家。她尤其喜欢那玩具似的小秤。回到家里，发现有一大包白菊花另外包着，药方上没有的。滚水泡白菊花是去暑的 她不怎么爱喝，一股子青草气。但是她每天泡着喝 看着一朵朵小白花在水底胖起来，缓缓飞升到碗面。一直也没机会谢他一声 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拿店里东西送人。

此外，也没有什么了。她站起来靠在窗口。药店板门上开个方洞 露出红光来 与别家不同。洞上糊上一张红纸 写着“如有急症请走后门” 纸背后点着一盏小油灯。她看着那通宵亮着的明净的红方块 不知道怎么感到一种悲哀 心里倒安静下来了。



大饼摊上只有一个男孩子打着赤膊睡在揉面的木板上。脚头的铁丝笼里没有油条站着。早饭那阵子忙，忙过了。

剃头的坐在凳子上打盹。他除了替男主顾梳辫子，额上剃出个半秃的月亮门，还租毛巾脸盆给人洗脸，剃头担子上自备热水。下午生意清 天又热 他打瞌睡渐渐伏倒在脸盆架上 把脸埋在洋瓷盆里。

一个小贩挑着一担子竹椅子，架得有丈来高，堆成一座小山。都是矮椅子 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 短手臂 像小孩子的鬼。他在阴凉的那边歇下担子，就坐在一只椅子上盹着了。

店门口一对金字直匾一落到地 这边是“小磨麻油生油麻酱”。银娣坐在柜台后面 拿着只鞋面锁边。这花样针脚交错 叫“错到底” 她觉得比狗牙齿文细些 也别致些 这名字也很有意思 错到底 像一出苦戏。手汗多 针涩 眼睛也涩。太阳晒到身边两只白洋瓷大缸上 虽然盖着 缸口拖着花生酱的大舌头 苍蝇嗡嗡的 听着更瞌睡。

她一抬头 看见她外公外婆来了，一先一后 都举着芭蕉扇挡着太阳。他们一定又是等米下锅 要不然这么热的天 不会老远从乡下走了来。她只好告诉他们 炳发夫妇都不在家 带着孩子们到丈人家去了。

她一看见他们就觉得难过 老夫妻俩笑嘻嘻 腮颊红红的，一

身褪色的淡蓝布衫裤打着补丁。她也不问他们吃过饭没有，马上拿抹布擦桌子，摆出两副筷子，下厨房热饭菜。其实已经太阳偏西了。她端出两碗剩菜，朱漆饭桶也有只长柄，又是那只无所不在的鹅头，翘得老高。她替他们装饭，用饭勺子拍打着，堆成一个小丘，圆溜溜地突出碗外，一碗足抵两碗。她外婆还说：“揸得重点，姑娘揸得重点。”

老夫妇在店堂里对坐着吃饭，太阳照进来正照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但是他们似乎觉都不觉得，沉默中只偶然听见一声碗筷丁当响。她看他们有一种恍惚之感，仿佛在斜阳中睡了一大觉，醒过来只觉得口干。两人各吃了三碗硬饭，每碗结实得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老太婆帮她洗碗，老头子坐下来，把芭蕉扇盖在脸上睡着了。

她们洗了碗回到店堂前，远远听见三弦声。算命瞎子走得慢，三弦声断断续续在黑瓦白粉墙的大街小巷穿来穿去，弹的一支简短的调子再三重复，像回文锦，字不断头。听在银娣耳朵里，是在预言她的未来，弯弯曲曲的路构成一个城市的地图。她伸手在短衫口袋里数铜板。她外婆也在口袋里掏出钱来数，喃喃地说：“算个命。”老太婆大概自己觉得浪费，吃吃笑着。

“外婆你要算命？”她精明，决定等着看给她外婆算得灵不灵再说。

她们在门口等。

“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她希望她们的叫声引起小刘的注意，他知道她外婆在这里，也许可以溜过来一会，打听他村子里的消息。但是他大概店里忙，走不开。

“算命先生！”

自从有这给瞎子做妾的话，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又讨厌又有点怕。瞎子走近了，她不禁退后一步。老太婆托着他肘弯搀他过门槛。他没有小孩带路，想必他实在熟悉这地段。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穿着件旧熟罗长衫，像个裁缝。脸黄黄的，是个狮子脸，一条条横肉向下挂着，把一双小眼睛也往下拖着，那副酸溜溜的笑容也像裁缝与一切受女人气的行业。

老太婆替他端了张椅子出来，搁在店门口。“先生，坐！”

“噢，噢！”他捏着喉咙，像唱弹词的女腔道白。他先把一只手按在椅背上，缓缓坐下身去。

老太婆给自己端张椅子坐在他对面，几乎膝盖碰膝盖，惟恐漏掉一个字没听见。她告诉了他时辰八字，他喃喃地自己咕哝了两句，然后马上调起弦子，唱起她的身世来，熟极而溜。银娣站在她外婆背后，唱得太快，有许多都没听懂，只听见“算得你年交十四春，堂前定必丧慈亲。算得你年交十五春，无端又动红鸾星。”她不知道外婆的母亲什么时候死的，但是仿佛听见说是从小定亲，十七岁出嫁。算得不灵，她幸而没有叫他算，白糟蹋钱。她觉得奇怪，老妇人似乎并没有听出什么错误。她是个算命的老手，听惯那一套，决不会不懂。她不住地点头，嘴里“唔，唔”，鼓励他说下去。对于历年发生的事件非常满意，仿佛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她两个儿子都不成器。算命的说她有一个儿子可以“靠老终身”，有十年老运。

“还有呢，还有呢？”她平静地追问。“那么我终身结果到底怎样？”

银娣实在诧异，到了她这年纪，还另有一个终身结果？

算命的叹了口气“终身结果倒是好的哩！”他又唱了两句，将刚才应许她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呢？”平静地，毫不放松。“还有呢？”

银娣替她觉得难为情。算命的微窘地笑了一声，说：“还有倒也没有了呢，老太太。”

她很不愿意地付了钱，搀他出店。这次银娣知道小刘明明看见她们，也不打招呼。她又气又疑心，难道是听见什么人说她，是为了她那天晚上骂那木匠，还是为那回相亲的事？

“太阳都在你这边，”她外婆说。是不是拿他们的店和对过药店比？倒像是她也看见了小刘也不理他？

“不晓得你哥哥什么时候回来，”老太婆坐定下来说。“我有话跟他们说。”她大模大样添上了一句。她除了借钱难得有别的事来找他们，所以非常得意。到底忍不住要告诉银娣：“小刘先生的娘昨天到我们那里来。小刘先生人真好，不声不响的，脾气又好。”

银娣马上明白了。

她继续自言自语：“他这行生意不错，店里人缘又好，都说她寡妇母亲福气，总算这儿子给她养着了。虽然他们家道不算好，一口饭总有得吃的。家里人又少，姐姐已经出嫁了，妹妹也就快了。他娘好说话。”

银娣只顾做鞋，把针在头发上擦了擦。

“姑娘，我们就你一个外孙女儿，住得近多么好。你不要怕难为情，可怜你没有母亲，跟外婆说也是一样的，告诉外婆不要紧。”

“告诉外婆什么？”

“你跟外婆不用怕难为情。”

“外婆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老太婆呷呷地笑了，也就没往下说。她显然是愿意的。

算命的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远远听见三弦琤琮响，她在喜悦中若有所失。她不必再想知道未来，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她要跟他母亲住在乡下种菜，她倒没想到这一点。他一年只能回来几天。浇粪的黄泥地 刨松了像粪一样累累的 直伸展到天边。住在个黄泥墙的茅屋里 伺候一个老妇人，一年到头只看见季候变化 太阳影子移动，一天天时间过去 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就光想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

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 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 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终身大事，一经决定再也无法挽回，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子。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 总是前途不可限量 或者应当说不可测 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结了婚 就死了个皇后 或是死了个名妓 谁也不知道是哪个。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外婆再问炳发什么时候回来 她回答说：“他们不回来吃晚饭。”老夫妇不能等那么久 只好回去了 明天再来。

他们刚走没多少时候 炳发夫妇带孩子们回来了 听见说他们来过，很不高兴。炳发老婆说他们没多少日子，前头刚来要过钱。吃一顿饭的工夫 她不住地批评他们过日子怎样没算计 又禁不起骗 还要顾两个不成器的儿子。

银娣没说什么。她心事很重。刘家这门亲事他们要是不答应怎么样？这不是闹的事。一定要嫁，与不肯又不同。给她嫂嫂讲

出去 又不是好话。

晚饭后 有人打门 一个女人哑着喉咙叫炳发嫂 听上去像那个吴家里。她又来干什么？偏偏刚赶着这时候，刘家的事情恐怕更难了。听炳发老婆下楼去开门招呼 声音微带窘意 也是为了那回给姚家说媒的事。吴家婶婶倒哇啦哇啦 一上楼就问：“你们姑娘呢 已经睡了 我做媒出了名了 我一到 姑娘们都躲起来。”

她满脸雀斑 连手臂上都是 也不知是寿斑。看不出她多大年纪 黑黑胖胖 矮矮的 老是鼓着眼睛 一本正经的神气 很少笑容。蓝夏布衫汗湿了沾在身上，做波浪形，像一身横肉。走到灯光底下，炳发老婆看见她戴着金耳环金簪子，髻上还插着一朵小红绒花。

“到哪儿去吃喜酒的？”

“到姚家去的 给他们老太太拜寿。”

“我们今天也出去的 刚回来，炳发老婆说。

“吃了老太太的寿酒 马上跑到你这儿来 这是你的事 不然这大热天 我还真不干。”

“哎 今天真热 到这时候都一点风都没有。”

吴家婶婶把芭蕉扇在空中往下一掀 不许再打岔。“今天也真巧 刚巧我在那儿的时候 他们少爷少奶奶来给老太太拜寿 老太太看见他们都一对对的 就只有二爷一个人落了单。后来 老太太就说 应当给二爷娶房媳妇 不然过年过节 家里有事的时候不好看 单只二房没有人。只要姑娘好 家境差些不要紧。我就说 先提的那个柴家姑娘正合适。老太太骂：‘老吴 你碰了一次钉子还不够，还要去碰钉子？天下的女孩子都死光了？难道非要他们家的？’”

炳发夫妇只好微笑

她用扇子搔了搔颈项背后。“我拼着老脸不要了，我说老太太这就看出这位姑娘有志气，不管怎样了不起的人家，她不肯做小。孔夫子说的，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这不是说人家长得不好，老太太自己的人亲眼看过的，不用我夸口。老太太笑，说孔夫子几时说过这话，不过，你这话倒也有点道理。”

她看他们夫妇俩还是笑着不开口，她把芭蕉扇向衣领背后一插，头一伸，凑近些，把声音低了一低：“我向来有一句，说一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老太太说店家开在内地不要紧，在本地太近，亲戚面上不好意思。我说嘿！老太太你不知道他们本地人，这些城里老生意人家，差不多的外路人他们还不肯给——是不是？”

“要是过去做大，那是再好也没有，炳发老婆的口气还有点迟疑。

“不怪你们不放心，你们是不知道，你出去打听打听，他们姚家还怕娶不到姨奶奶，还要拿话骗人？本来也是为了老太太有那句话，二房没有人，娶这姨奶奶是要当家的，所以又要出身好，又要会写会算，相貌又要好，所以难了，要不然也不会耽搁这些时，也是你们姑娘福气。你等着看，三茶六礼，红灯花轿，少一样你拉着老吴打她嘴巴。真的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也不知道你们祖上积了什么德，这样的亲事打灯笼都找不到。”

炳发咳嗽了一声，打扫喉咙。“我们当然，还有什么话说。不过我妹妹要先问她一声，她也有这么大了——”

“哥哥嫂嫂到底跟父母不同，他老婆说。

“这是一辈子事，还是问她自己。”

“你问她。你们姑娘又不傻。他们家的两个少奶奶，大奶奶是

马中堂家的小姐 三奶奶是吴宫保的女儿 都是美人似的，一个赛一个。所以老太太说这回娶少奶奶也要特别漂亮，不能亏待了二爷。他们二爷才比你们姑娘大三岁。他眼睛不方便，不过人家都说兄弟几个是他最好。学问又好，又和气又斯文，像女孩子一样。等你们姑娘过去了，要是我说的有一样不对，是他们北边人说的，叫我站着死 我不敢坐着死。”

大家都笑了。她说明天来讨回话。她走了，炳发老婆和他嘁嘁喳喳商议了一会，独自到隔壁房里去，银娣背对着门坐着做鞋。

“姑娘 吴家婶婶说的你都听见了。”她在床上坐下来 又告诉了她一遍。“姑娘你说怎么样？”问了几遍没有动静 胆子大起来，把她的针线一把抢了过去。“姑娘 说话呀！”

她低着头 撕芭蕉扇上的筋纹。

“你说。说呀！”

进了半天 她猛然一扭身 辫子甩出去老远 背对着她嫂子坐着。“讨厌！”

“好了 姑娘开了金口了。”炳发老婆笑着站起来万福。“恭喜姑娘。”

她走了。这房间仿佛变了，灯光红红的。银娣坐着撕扇子上的筋纹。她嫁的人永远不会看见她。她这样想着，已经一个人死了大半个 身上僵冷，一张脸塌下去失了形 珠子滚到黑暗的角落里。她见到的瞎子都是算命的。有的眼睛非常可怕。媒人的话怎么能相信 但是她一方面警戒自己 已经看见了他 像个戏台上的小生 肘弯支在桌上闭着眼睛睡觉 漂亮的脸搽得红红白白。她以后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脚底下都是电灯，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又像灯笼上画的美人，红袖映着灯光成为淡橙色。

她想起小刘。都是他自己不好，早为什么不托人做媒？他就是这样。他这样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也甚至于是听见人家说她，也有点相信，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巧的事，刚赶着今天跟姚家一齐来。也是命中注定的。

邻居婴儿的哭声，咳嗽吐痰声，踏扁了鞋跟当做拖鞋，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擦掉那口痰，这些夜间熟悉的声浪都已经退得很远，听上去已经渺茫了，如同隔世。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无论什么小事都使人为难，记恨。自从她母亲死后，她就尝到这种滋味，父亲死的时候她还小，也还没娶嫂子。可惜母亲不在了，没看到这一天。

她翻来覆去，草席子整夜沙沙作声，床板格格响着。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会儿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远远地拖拉着大车来了，木轮辘辘在石子路上辗过，清冷的声音，听得出天亮的時候的凉气，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时而有夫子发声喊，叫醒大家出来倒马桶，是个野蛮的吠声，有音无字，在蒙眬中听着特别震耳。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虽然满目荒凉，什么都是他的，大喊一声，也有一种狂喜。

她嫂子起来了，她姑娘家不能摸黑出门去。在楼梯口拎了马桶下去，小脚一捌一捌，在楼梯板上落脚那样重，一声声隔得很久，也很均匀，咚——咚——像打桩一样。跟着，是撬开一扇排门的声音。在这些使人安心的日常的声音里，她又睡着了。

3

三朝回门那天 店里上了排门 贴出一张红纸“家有喜事 休業一天”。店堂里摆上供祖先的桌子 墙上挂着旧货摊上买来的画像 炳发拣了长得富态些的男女 补服的品级较低的。这也不算太过于 现在 差不多过得去的人家都捐官。椅帔桌围是租来的 瓷器与香炉蜡台都是办喜事现买的，但是这钱花得心安理得。

亲戚已经都到齐了 吴家婶婶忽然来送信 说今天不回门 二爷不大舒服 老太太不让他出来 他向来身体单薄。炳发夫妇猜这是避免给柴家祖宗磕头 当然客人们也都是这样想，一方面表示关切 也不便多问 话又回到新娘子身上 从小就看得出她为人 又聪明 又大方 待人又好 是个有福气的人。吴家婶婶本来今天不肯来 说当着二爷和新二奶奶 没有她的坐处 现在 没关系了。炳发夫妇忍着口气 拉着她留吃饭。菜是馆子里叫来的 冷盆已经摆在祭桌上许多时候 给祖宗与苍蝇享受。开饭另外摆上圆桌面 吴家婶婶一吃完就推有事 匆匆走了 不让柴家有机会对她抱怨。

大家都还坐着说话 街上孩子们喊了起来“看新娘子 看新娘子喔！”

“不是我们家的？”

一担担方糕已经挑到门口 一叠叠装在朱漆描金高柜子里 上面没有盖，露出一片刺眼的深粉红色糕面。柴家忙放炮仗，撤台面 腾地方 打发挑夫 总算赶上轿子到门放鞭炮。两辆绿呢大轿，